



秋假终于来了!温岭的孩子们或远行旅游,或探索自然,或静享家常……无论在哪里,这特别的“第一次”都值得用笔和镜头好好记录,装进童年的记忆行囊。



我的第一次秋假



生命最美的延续

◆方城小学五(8)班 陈施童
指导老师 杨美君



邂逅大理的美

◆百丈小学五(2)班 郑钰雯
指导老师 颜卫君

“耶!秋假来啦!”一听到消息,我瞬间蹦起来——这可是我人生的首个秋假!

11月11日放学后,我们直奔机场,深夜才落地大理凤仪机场。凉丝丝的晚风轻拂,瞬间吹走了旅途的疲惫。

第二天一早拉开窗帘,我当场惊呼——洱海碧波粼粼,阳光洒在湖面,像坠入水中的繁星在跃动,又似银色小鱼在欢快地游动。早餐后,我们沿着洱海湖畔前往三塔寺。湛蓝的湖里,小黑鸭自在游弋,小船划过留下浅浅水痕,宛如一幅悠然展开的水墨画卷。妹妹突然大叫:“海鸥!”一群白鸥正盘旋飞舞,司机说它们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过冬的。海菜花静绽水面,像害羞的小仙子,偶尔被低飞的海鸥惊扰,漾起浅浅涟漪。

到了三塔寺,三座巍峨矗立的白塔映人眼帘,它们像银甲战士守护着大地,这里竟是《天龙八部》拍摄地!正当我仰头数塔的层数时,妹妹扯着我的衣角,轻声说道:“小松鼠!”只见两只灰棕色的松鼠在树枝间轻盈跳跃,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们。转身之际竟又撞见一只黑狐,它皮毛锃亮,在人群中自在穿梭,接连的惊喜让我直呼太妙!

傍晚走进大理古城,只见绵长的青石板路向远方延伸,一排排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摆,投下温暖的光晕。空气中满是烤乳扇的奶香,咬一口外酥里嫩。广场上,白族乡亲正围着篝火载歌载舞,火光映照着他们幸福的笑脸。我拉着妈妈加入其中,手拉手转着圈,欢笑声裹着晚风在暮色里跳跃回响。

我们还去了杨丽萍的太阳宫,这座面朝苍山、背倚洱海的建筑,仿若一座藏在山水间的艺术宫殿。院中有一棵百年大树,微风拂过,树叶“沙沙”摇曳,宛若孔雀起舞。我坐在窗边,吃着甜蛋糕,望着洱海风光,幸福感直接拉满。

这个秋假,有太多“第一次”刻进了记忆:午夜抵达陌生城市、与西伯利亚海鸥偶遇、和野生松鼠邂逅、篝火旁欢快起舞……大理的美,藏在湖光里、烟火中、静谧间,也留在我最温暖的记忆里。这些闪光的瞬间,我会好好珍藏。我期待下一个假期,再遇这般美好!



特别的生日

◆温中实验学校小学部三(2)班 赵昱恺 指导老师 周姣姣

第一次秋假,刚好撞上我的九周岁生日。11月13日清晨,阳光刚爬上窗台,妈妈就带我踏上了前往湖州龙之梦的旅程,我的快乐直接翻倍!

两个多小时的动车旅程一晃而过,我们直奔动物世界大酒店。一进大厅,就看到好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模型矗立在中央,复古小火车载着游客一圈圈慢悠悠地巡游,仿佛闯进了童话里的动物王国。更暖心的是,管家叔叔早已在房间里藏了惊喜——墙角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,床上放着由浴巾叠成的“小蛋糕”,我的心情顿时比抹了蜜还甜。

简单休整后,我们立刻奔向大马戏表演场馆。场馆里座无虚席,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爆米花香。灯光一暗,精彩轮番上演。极速飞车率先点燃气氛,看得人热血沸腾。骑手们骑着摩托车在环形跑道上飞驰、腾空、降落,每一个动作既惊险又炫酷。紧接着,几位系着五彩绳索的演员从高空缓缓飘下,衣袂翻飞,宛如神仙降临人间。他们在空中做出旋转、舒展等

动作,轻盈得仿佛不受重力束缚。我们忍不住发出“哇”的惊叹,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。

不知不觉到了夜晚,古镇的夜空被烟花点亮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一朵朵、一簇簇,把夜空装点得格外璀璨,像一场盛大的视觉盛宴,让人心醉神迷。回到酒店,我邀请了碰巧也在龙之梦游玩的小伙伴们,一起分享我的生日蛋糕。蜡烛点燃的瞬间,大家齐声唱起生日歌,我闭上眼睛默默许愿,满屋子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这趟秋假生日之旅,让我不仅感受到旅行的快乐,更收获了满满的幸福与珍贵的回忆,成为我九岁最宝贵的珍藏。



临时大姐姐

◆箬横镇新区小学五(3)班 江怡澄 指导老师 林颖

听到“秋假”两个字时,我趑趄着拖鞋冲进客厅晃妈妈的胳膊:“能去山里摘野栗子吗?能去湖边搭帐篷吗?”妈妈却笑着说:“妈妈要上班,要不你来体验一下妈妈的工作,当‘临时大姐姐’。”

假期前的晚上,我把小时候的童话书摊满书桌当“备课资料”。爸爸蹲在旁边帮我折了一沓彩纸:“对付小朋友,得用‘比赛’这招,我小时候就吃这套。”连向来沉默的爷爷都翻出旧口琴:“教他们唱《小星星》怎么样?我给你伴奏。”

秋假第一天,我攥着那沓彩纸走进幼儿园教室——刚推开门,一群小不点就撞进我怀里,奶声喊“大姐姐”;还有个扎羊角辫的姑娘,躲在门后露出半张脸,手指绕着裙角偷看我。我攥紧了口袋里爷爷塞的口琴,走上前试着起调:“星闪闪,月弯弯……”可小家伙们哪里坐得住,他们凑在一块儿咬耳朵,有个圆脸蛋的男孩还伸手扯我的发带。我忽然想起爸爸的话,举着彩纸喊:“咱们比赛折纸船!谁折得最快,能当

‘船长’!”话音刚落,教室里瞬间静下来——刚才扯发带的男孩坐得笔直,羊角辫姑娘举着小手喊“我要当船长”,连躲在门后的小家伙都探出身,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的手。折到一半,圆脸蛋男孩举着皱巴巴的纸船凑过来:“大姐姐,我的船能载糖果吗?”我点点头,他就把口袋里的奶糖剥开放进船里,转头跟同桌炫耀:“我的船是‘糖果号’!”羊角辫姑娘则偷偷往我口袋里塞了颗橘子味硬糖,小声道:“姐姐唱歌好听。”

放学时,孩子们拽着我的衣角不肯放,把纸船、玻璃弹珠、画满太阳的涂鸦等一股脑儿塞给我。走出幼儿园时,风里裹着桂花香,我摸出口袋里的硬糖——甜得像秋日的阳光。

原来不用去远方,暖乎乎的热闹里,就是最好的秋天。



第一次秋假让我见识了两个秋天——浙江的,温婉如诗;江苏的,浓烈如画。而比景色更打动我的,是埋藏在这片土地下的家族记忆。

下了直达的高铁,我愣住了。在我的认知里,秋天就该是浙江那样——桂花开得细细碎碎,空气里带着甜丝丝的湿润,山色是那种蒙着水汽的、青黄相接的朦胧。可眼前江苏的秋天,完全是另一番气象:银杏是那种豁出去的、灿烂的金黄,枫树举着燃烧的火把,界限分明,像是画师用最饱满的颜料一笔笔点染出来的。深绿、赭石、橘红,一层叠着一层,在干燥明亮的秋阳下,轮廓清晰得如同版画。风吹过时,整片树林都在飒飒作响,那声音比浙江的秋天要利爽、透彻得多。

“这就是江苏的秋天吗?”我喃喃自语。眼前这个色彩浓烈的世界,让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秋天也可以有这样奔放的表达。

“快进来,大家都到了!”外婆笑着迎出来,眼角堆起浅浅的皱纹。屋里飘出糖醋鱼的香味,而比香味更浓的,是满屋子的欢声笑语。

“这是你大舅公,这是小舅公。”妈妈拉着我说道。两位长辈争着摸我的头,手心温暖。大舅公从美国带回巧克力,小舅公从德国带来糖果,我的口袋瞬间被塞得鼓鼓的。他们说话带着奇怪的腔调,却都爱重复一句话:“好多年没回来了,终于回来了。”

原来,他们是回来看望妈妈的外婆——我的太婆。八十七岁的太婆坐在藤椅上,精神奕奕。晚辈们一个个来到她跟前问候,她那布满皱纹的脸笑盈盈的,眼睛弯成了月牙,里面盛满了光。

那一刻,屋子里暖意融融。

“记得我们养的那只羊吗?”大舅公突然说,声音变得有些低沉。

小舅公点点头,眼神飘向远方:“怎么不记得?从春天养到冬天,我们仨轮流给它挑最新鲜的羊草。”

外婆接过话,语气里还带着心疼:“那母羊怀了崽,肚子圆滚滚的,我们天天盼着它生下小羊羔。”

“可是有一天放学回来,”大舅公的声音突然顿住了,“发现它不知怎么登了高,滚下来时被绳缠住了脖子……”

院子里安静下来,只有这片土地上的秋风,吹得树叶“沙沙”作响。小舅公轻声说:“它和肚子里的小羊都没救回来。我们三个哭了整整一个晚上。”

夜色深沉,银杏叶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。我看着眼前的老人——他们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,可是在说起那只羊的时候,他们的眼神却像极了受伤的孩子。这一刻,我忽然觉得,脚下这片江苏的土地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。它不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名字,而是承载着妈妈、外婆、舅公们所有童年记忆与悲欢的故乡。

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秋假。

